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八

英國 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中國[illegible] 蔡爾康芝紱述稿

意大利國 曰義國

義國

第一節 羅馬國敗後情形

當中國炎漢之際泰西有大國曰羅馬合歐羅巴之南半洲阿非利加之北半洲亞細亞之西半洲諸名國而成一鞏固之金甌有衆五千四百萬或謂是時中國民數已有五千九百萬然考唐會要言曰口小數一百九十萬大數八百萬以一家五口計之大都在四千萬上下民數必由少而多則漢時之民數未必能[illegible]待而上也其都城在今意大利國之羅馬府故即以羅馬名傳數百年國分為二一有曰東羅馬者建都於肯思丹即今土耳基之都城也羅馬之故國自別而為西羅馬仍以羅馬為都城又越數百年西羅馬恒遭歐洲北境游牧人之侵畧按中國自秦漢而降常為匈奴所苦即其種類也甚至蹂躪都城掠其府庫古其沃壤羅馬之勢已非昔比且又有古托部落人倫巴提部落人法蘭克部

落人、（與法蘭西人種類相似）日耳曼部落人、或同種而異名、或同名而異種、（此蓋如中國北方匈奴契丹等之不一其類也）蠻來紛至、擾攘不已、劫奪無休、羅馬備受荼毒、而無如何、有時民人聚斂金帛以飽其慾壑、則竟滿載而去、有時若輩不願得金帛、竟占其地而不去、且敢妄立制度、若爲意大利之主也者（按其時羅馬已改稱意大利矣）相沿四百年之久、意大利之屠戮、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〇中國趙宋之初、意大利始有生色、凡昔遭他族盤踞之地、不許意人築造城池者、至是金城湯池、控制周匝、其扼塞處、更多築堡壘以自固、亦有礮臺及鑄造軍械之廠、於是城郭溝池以衛其內、甲兵器械以威其外、昔日北寇朝發夕至、如入無人之境者、今意養精蓄銳、不能任越雷池一步矣〇國勢既定、戶口遂繁、君民上下、皆有富足之象、至歷代以來、城外巨富之家往往恃其財勢、虐待小民、是以工作之輩或入城以避、

之城中人願爲庇護富家亦無可如何積日累月聞風踰至城外則人煙寥落彌望荒涼富家見此情形不勝悔恨又念連阡累陌之田將成蔓草荒煙之域不得不降心相從願改從前欺侮之習於是工人雖仍有在城市閒營生者然還鄉之人亦復不少而後有人耕綠野遂可仍詠于倉萬箱之句城鄉人皆蒸蒸日上矣〇歐洲各國之人當時多未沾教化蠢拙之狀可笑可鄙惟意大利則自中國北宋太祖太宗朝而後聲明文物之盛歷三百餘年而弗替於是有糞田之法收穫倍盛於昔日農人衣食饒足遂無桀驁不馴之事而倫巴提及吐絲加泥兩省農人尤爲首屈一指是穮是蔉是刈是穫萬國之力田者無不可則而效之至富室之居於城中者亦頗不少出其資本足以立入工程廠工作既盛百工亦安又其所織之綢殊覺精美且能收取廢爛之棉布等

類以造紙張、可爲天下無廢物之一證、又善於製造玻璃、卽取玻璃爲鏡、其雕刻之圖畫則更獨擅一時、此農與工之駸駸日進也、商人則不憚道途之修阻、過都越國、刻意經營、陸路則如東方亞洲之貨、能驅駱駝運行於沙漠之地、水路則由紅海至地中海、乘舟而至本國之飛泥雪海口、於是歐亞兩洲之貿易、大半在意商掌握之中、得利之厚、自不待言、遂稱農工商三者、而無不大富、是時也、歐洲各國有惑於猶太國之聖蹟、深恐爲回教中人所蹂躪、（卽上文所謂寇之種類）而各派重兵、爲之力籌保衛者、乃回人佔踞猶太、不肯退讓、歐兵之攻之者、直相恰至二百年之久、始免兵革之禍、其間涉重　踐巨浪、必藉船隻、以資運送、飛泥雪海口之意商、遍承其乏、所獲各國兵餉之運費、亦多至不可紀極、通計意大利之海口、一曰飛泥雪、一曰披沙、一曰耕羅亞、合歐洲各海口

往來之樞紐、尚不能與之相抗、故此三海口者、幾獨攬歐洲商務之大權、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是時英法二國、雖已分建都城於倫敦巴黎兩府、但其城中大半草房土屋、甚至有藉為茂草者、惟意之房屋則層樓聳翠、飛閣流丹、至今各國之人、尚有入羅馬以觀古蹟者、皆嘖嘖稱羨不置、橋梁之堅、他處亦無出其右、是時歐洲各國、雖有絕大城市、而其路惟填土以通往來、意大利國有石路、其超出於各國之上者、不可以道里計、若論禮拜堂及宮殿之類、則雖以歐洲今日工程之精麗、亦莫能駕乎其上、其水道之通轄、亦復冠絕羣倫、雖以英國究心於溝道、直至百年前、始克與之相埒、其海口之碼頭、於堅緻之中、益之以華美、凡若此者、皆可見意人大小各工作、當時實有拔萃超凡之盛、而況乎猶不但此也、意之各種雕圖與夫金碧交輝之繪事、亦非他人能望

其項背、而人情世俗、則又敦崇節儉、其膽量甚壯、其志願甚高、其所定之律例、則爲歐洲各國之所取法、其一切學問與夫裨益民生諸事、則實足爲當日歐洲各國之師、○意大利全國之中、有民主之數小邦焉、各擁兵衆以自强、識者謂欲求長治久安、未可得也、小民主漸逼令本屬於意之大城、以附於已、積之日久、其稍大者、竟吞其稍小者、當時如飛泥斯、雪拼羅亞兩海口、如迷蘭一城、舶飛耶一小城、皆已屬小民主之管轄、於是分而爲民主之强國四、更歷歲時、四民主又互相嫉妬而致失和、有時某城與某城鬬爭、累及民主、亦不免有兵戎之禍、且中國宋代之際、教皇與歐洲之西帝、互奪教權、教皇謂吾有封授主教之權、教權應屬於我、西帝謂、吾有御世之權、教化亦應吾掌、甚至用兵累載、結成不解之仇、意人有從西帝者、亦有從教皇者、歸瓏之衆、朝不保暮、○

若藍之職也皆不能操必勝之勢徒以北方各國泥塞貢馬而意大利則無有故常見挫施設奇計與畫馬之世家相聯絡至中國元代之際意大利朝廷竟與諸世家訂立條約及北人來侵援世家即出馬以助之又就其所居之地築一大礮臺而集精兵以自守既而積威所至國權日重嚴禁民人擅藏兵械此實歐人仗權力以治國之濫觴然意之朝權既盛意之國勢即日衰相沿至中國之明時歐人初得繞道非洲大浪山即好望角以通印度之捷徑較之昔日海程尤爲穩速東方諸貨遂不必取道於意大利海口意之商務亦敗既有好望角新航路後西各國其船皆直道東方此而只自東方運往歐洲之貨須經意大利一地遂因此而衰亦極大僥倖今則開蘇彝士新河則好望角又屬迂遠東方貨船較前易仍歸意大利之權衡矣而意民則以不能私藏兵械之故從前所謂膽大而志高者漸變而心灰意懶於是諸鄰國日肆覬覦如日耳曼如法蘭西如西班牙皆強逼意大

第二節 拿坡侖旋造意大利

利割地以行成、意大利全國既已淪為血戰之場矣、其北有瑞士國僻處於萬山之中、而毗意之平原沃衍、其東又有奧國、本從亞洲竄擾至歐、先踞東南方之一區、乃亦欲得意以爲己有、歐洲人無不畏之、意雖痛受淩逼、皆袖手而不敢救、自時厥後垂二百年、意大利恒被外兵所踞、此意大利至弱極衰、毫無生色之重見者也、夫意民素有膽略、而以不敢習戎器挫之、素有志向、又以不許抗國權抑之、然則其衰且弱也、意廷自取之也、然意民當火熱水深之際、雖不禁躍躍欲試、又見他國皆悖然而興、各成為獨立之國、亦未嘗不獨居深念、以為他日者我亦仍將為獨立之國也、按前中國康熙帝元年正歐洲意國共二十三區為合併甚之意人雖有此心、而豈知助而成之者、反在奪人國之拿坡侖、蒲拿破倫、則出乎意計之外矣、拿坡侖之越高山而入意境也、初抵倫巴提全

省知已歸奧人主政及至拿破崙分其有西班牙人歸然王其地矣又有數省地則屬於教皇而其殘食所餘之地則又分爲民主之小國五更有數侯國厥後其間拿破崙乃慨然長歎曰昔之意大利固歐西第一大國也且吾祖若宗之支派亦復分苗裔於是部分乃分崩離析至於此極吾獨何心能弗悲乎吾誓於此戒令未行之際合各小國而爲一大國俾得仍儕於歐洲自主名邦之列吾願畢矣時移代易拿破崙已遁諸雄國放之於希利納海島然猶恒語人曰意大利雖四分五裂然其民言語同也文字同也風氣同也豈可任其不歸一主哉且余之初至意大利也寧亟成矣奧人之殘餘已提者逐而出之矣分據城邑之各小國盡滅之矣於是合意大利之六百萬人爲一國使意民得以自主或可告無罪於意乎然拿破崙利己之心固隨在而見也乘機割

與三所[illegible]自主之機

其西牟之撒部省、耕羅亞海口、吐司于地方、並毘馬省等處之六百萬人、以隸於法、又使拿坡螺蛳一帶地方之七百萬人、別合而爲一國、惟一應制度爲之悉力改革、俾其民享自由自在之福、爲歷古之所未有、則拿坡崙之功也、拿坡崙又代爲各地方新定律例、較意大利舊律、既明且公、并告之曰、異日消除必更改今時所立之勢、合三分而大一統也、意事至此、漸有不能不合之勢、而其知何待備經艱險、始有轉機、天實爲之、非人力之所能强也、拿坡崙之敗也、列國會議於奥都、凡拿坡崙之妄事更張者、宜一一如其舊、夫此事施之於他國、詎不謂然、乃混而概之於意大利、意民能甘之乎、然時勢所迫、不得不俛首聽命、信乎奥宰相沒透泥王爵之言也、曰意大利之名、固自在也、然其國則何有哉、惟意民前承拿坡崙之力、由分而一、合至是、豈能再受權勢之所束縛、

故皆動心忍性、甚至數年來所掌自主之權、如其必不能得、則雖萬死而不辭、必不肯稍息人間、再受在上者之暴虐矣、〇當列國強分剖判之際、意民自困伏而不敢動、然私會已徧於國中、專謀他日各地皆官及創立公議院、凡係國政民人得受之大益、意人必將無不有之、以成爲民主之國而後已、而各大埠讀書士子之入此會者、尤多於平民商賈、歲時入會者已多至七十萬人矣、會之尤大者曰加本拿利一千八百二十年加本拿利會係公奏設其[illegible]云該會僅[illegible]避[illegible]匪之謂乃[illegible]作亂之心由一[illegible]考聖經云上[illegible]保國[illegible]下[illegible]民凡改加已[illegible]不敎化上然乃求法民公舉官吏自[illegible]國家[illegible]辦[illegible]於民之事[illegible]持於理乃列國君主皆深惡[illegible]欲絕之民[illegible]之新法由此甚故[illegible]約來[illegible]道除力〇一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西班牙國大變制度、意大利人謂、機會已至、今可觀我愛民之心而一洩昔者亂國之惡名矣、於是拿坡里與撒的兩地、皆揭竿而起、凡昔日會中之所議、如使意民各攬[illegible]之權、及創立議院、與國家協辦事

務諸大端、坐而言者、今恐起而行與俄普各國君王、驟得警報、皆未喻意大利私會中人保民之理、竟無[illegible]誤反謂罪魁禍首、實惟若輩、遂徧告於各國、欲以權力壓之、英國謂未見意人有乖違之處、不願與聞法國謂、我國不助意民、亦不欲助意君、而法國好新之官、見此情形、尚贊法廷不恃理而恃權之失、俄皇愛結瑚德、敕與普爾國、見理畧明、稍從議問者、權勢太重、民間因故有違、今之意大利、可為殷鑒、我與亦日宜寬待小民、方不致蹈其覆轍、惟事有宜分別觀之、惹君王背允付小民以何等之權、則係出自國恩、於理固無不合、君小民恃衆以逼求則亂萌將自此而長、萬不可少從姑息、今意人之變制度、非出於君、而出於民、亟宜以君之權勢遏之、庶免效尤之漸、與俄普三國之君立約云、姑無論國家無甚關係、即實有大變、不然之處、亦尚不能任民爲政、此係天經地義之常云云、於是奧國、即舉兵入意鎭民、正力圖登尊之際、

決不料他國之必以兵來代逾王爭稱民權故毫不設備彼徒手之衆。自
豈敢與大兵爲敵長抑逾得任列國之所欲仍以權勢相約束而已、
此以後歷二十五年之久舊民皆安分守已不敢妄有所舉動、一千八百三十
一年舊民不服叛與之倚[illegible]其倒巴提及蘭酎夫兩省俱爲與入所轄、一切悉照舊
法無有能下懾民心者夫踐其土者既非本國之君、一任異邦人攬權
藉勢任所欲爲此舊民之所最不服者也至王於拿坡[illegible]者爲法國
布爾奔王族之苗裔飛蝶南、布爾奔歷代相沿之惡俗飛蝶南毫不悛
改敢於舊民之廣有財產者抑勒捐輸、稍一抗違即任意加以虐待數
載忽改一例即學飛蝶南之所爲、而又守歷代之設法不稍教導其民
謂民若不識不知自可惟在上之命是聽、而民氣於以靜矣於是舊人
皆噤不敢語、或有挺身而出願代陳民間之疾苦者重則立正典刑其

黠者、相率逃之他國、以全其身。殘者、謂意人受制之深、至於此極、惟有吞聲忍氣、以聽在上者之毒害已耳。然他國之人、業已日進於高明、意人因感興起、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皆謂吾君苛待我輩至此、實太逾分、彼國又起私會、即未敢訟言得失、而皆知意國合而為一、誠旦暮間事也。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法蘭西又大變制度、意人方躍躍欲試、忽聞法人再逐其王、奧京普京之民、亦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意人皆謂時不可失、萬不能再受欺凌矣。是各會皆不約而同、各就其地舉旗而起、其在逃之各會首、亦皆自外言歸、其避於倫敦之文人麥齊尼、避於蒙退非體耶之武員嘉禮巴的、素著頭名、彼此皆束裝回意。意人恃若長城、眾心益固。又有老將數人、皆白髮飄蕭、避亂於外者、今亦

谷蘇爾顧其拔沙海口邦院中之諸爵士子、令則兜簽鍵仗覉羅行賜其耕羅亞海口、暨根地方之紳衿、亦共同心協力、總之不論軍民文武惟望合全意而爲一、救諸侗遊措財命、亦所不辭、人心若此、故當時雖未能遽告成功、而根基已定、後日之大成、肇於是時矣〇意大利各處人之意見、皆謂宜先逐去奥人、然後公請意人爲全意之君、庶幾名正則言自順也、其時新教皇披陵第九、初即位、畧有從民所欲之意、又有意人欲即請教皇爲意君者、有謂若披陵第九若肯俯順民心、大約意大利全國之人、無有不樂奉以爲君上者、但教皇與其執事之大臣、歷代自有成規、斷不能讓民有一寸之權、故雖有甘言以餂意民、仍與列國之君王志同道合、務欲以權勢制服其民而後已、意大利素有團練之義兵、願助意民以逐奥人、請於教皇、已俯允矣、一千八百四十八

年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教皇忽下令撤回、又勸諭其所轄之民曰、凡與天爲仇之事、萬不可從、朕代上天教化下民、第一以教崇和睦爲主、歐洲各國、朕視之如一家、朕則爲一家之父也、兒女雍雍、共敦友愛、朕自顧而色喜、豈可同室操戈、以傷朕心等語、意民驟見之下、怒不可遏、蓋教皇自發此諭以後、意民雖崇奉天主教、却故而教皇之權、從此不能行一步矣○意人所恃以爲足重者、惟薩爾的尼亞王卡勒司亞伯一人、王之意曰、意民所執之理正也、余當助之、意人大喜、逆迫王率師以守倫巴提、所可惜者、王之才力聰明、皆無大過於人之處、其心又游移不定、故無論其治國、無論其治軍、總之未能勝任、意民徒以願我而戴之、其初至倫巴提也、發號施令、更足以傳人之歡心、究之幹濟無才、將無不欲、意民無數之膏血、空塗於原野、而於事一無所成、一千八百

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又大敗於怒羲拉王於是知事不諧、勢不能有爲於意民卽讓王位於其子而歸老於苑裴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教皇所轄之民亦不服其約束孩自立一民主之國教皇踉蹌遠遁至甘塔拿坡螺螂王先因避難國遜於甘塔教皇既至遂與同居旋又降旨云民人敢奪朕位實屬罪大惡極民討奪之以與而無有哀憐之者、

所料不料竟有甘心大助教皇者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得意拿坡侖已爲法之皇帝彼其生平本非重道之人亦非重傳道者之人至是聞教皇被逐忽憬然曰教王共主也今爲其民所逐法若不速救與必先我而救之哉豈堪坐失事機哉且各國從天主教之民亦孔多矣我若助教皇以復其位不但異日者教皇感我之

感而佑我教民，亦必出死力以助我、是我一舉而收各國之民心也、職此之故、法皇雖非教中之信士、而乘此機會、佯爲尊崇道術、也者遂命低麼羣將、率卒師四萬五千人、使奉教皇復位、法皇語於人曰、此次用兵、非朕本意、凡大臣之進見者、無不謂宜往、朕爲一行、是殆求好之救教以立、朕豈得已哉○法國本已改爲民主、而逐故君、今法皇又欲勸其民以助鄰邦、使之不得成民主、似屬難於啟齒、乃法皇辨才無礙、先告羅馬人云、法兵之來、欲爲汝靖亂而致太平也、汝或雖逐去教皇、豈能久安、甚者若能驅除之、訓棄嫌怨而致和睦、使汝等眞有自主之權、豈非計出萬全乎、使者既去、法皇自以爲得計、隱然有覬覦貪據以迎王師之想、不料羅馬人反顏以向使者曰、我輩已有自主之權矣、安用汝爲爲、拿坡崙越俎而謀、請無導旋、遣蒙薦巴地率師拒之、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五六月間、羅馬府防堵甚嚴、法兵不能入、然其始

恭米蘇須嘉富爾小傳

不料法兵之猝至竟守其多所未足七月二日法兵竟破其城立取各門之管鑰盡交教皇執掌教皇遁回羅馬府感激法皇無所不用其極至其民之受屈服否則不屑過問也○意民遭此强暴無可控訴且法兵則駐於羅馬府以保護教皇之位意之北方又有奧國大兵壓境意民益懼於是各首領無奈再奔他國其不及出奔者則教皇以兵威拘之或即加誅戮或幽之於幽深之囹圄觀其外意民決無來蘇之望凡昔日之力能與君爭衡者至此惟有俯首至地如奴僕之聽從其主而已

意人民主之心突遇法皇之摧抑欲求寒極而春之境幾乎渺不可追而不知天已生一大救意人之奇杰先伏處於偏隅也意人有恭米蘇須嘉富爾者世襲通侯家承鉅富意人仰其大名本如泰山北斗然其

儀表則甚短且肥初無奇偉之可觀也而其首則極大其眉目間則英英露爽一望而知爲有才之人其言語則柔和宛轉使人聽之忘倦先在薩諦尼亞國（意大利西北一海島也）議院中爲議員之選旋游歷歐洲各國推究其政治之得失而一一印之於心國可法者安在可戒者安在及回薩諦尼亞行年三十有八矣剏詞乎國國之大要有不可久闕之事三凡民間舉入議院之官國家有欲興革宜與之同心商辦一也民間與各國通商國家必許其任意經營毫不加以禁阻二也必使小民皆擅自主之權三也嘉富洱侯本此三者以冀意大利之蒸蒸日上乃目擊斯民困苦顛連之況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哀矜惻怛之懷無時或釋遂決計屏除一切世故而專心致志於創設良法俾意民永不受暴虐之制度而即合意而爲一故當其弱冠之年已慨然有輔相全意獨膺重

任之想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薩的尼亞國請侯入政府遂為薩相迨計嘉富洱侯恭拜命之日起至易簀之日止舍拯救意民之外餘事概不暇問所謂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嘉富洱侯有焉夫意民處水深火熱之中號伊朝夕哀號困憊呼籲無門而幸也天之不欲絕意人也生一嘉富洱侯具大智慧運大經濟而付之以轉移全意之大神通故無論意人苦至極處必有苦到盡頭之一日也〇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意民大起而不能勝仍俯首而受君王之迫脅嘉富洱侯默計全局謂若無外應之兵必不能登意民於衽席因念薩的尼亞所轄之意民僅四百萬耳而屬奧屬拿坡里屬教皇及屬諸侯之意民乃不下二千萬薩的尼亞已立議院准其民與國家協辦各事其餘分屬他人者皆正與之相反我已不設法以強薩的尼亞他人必將迫令改革向

解於酷虐而後已況意國區區而分四百萬人爲民主二千萬人爲君主既非體制所宜故君主之欲裁除民主者勢也民主之欲裁除君主者事有所不得已也夫意人豈眞無救之之策哉一旦事機輻湊適會乘除我將投袂而起矣

數年之前薩諦尼亞曾與意大利失和既而言歸於好歐洲各國均謂薩爾一小國而舉措悉合機宜心甚重之迨至英法二國助土耳基以敵俄羅斯之役多以爲薩諦尼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大可袖手旁觀也乃薩富爾侯沈幾觀變毅然而興曰意有積怒深怨於奧今奧雖無與於戰事然援累代以來之成例凡關繫歐洲大局之事奧必與參末議異日英法俄土議和之際安知奧國不雜於珠槃玉敦之間奧人素蔑視我意彼時有奧之權無意之分薩諦尼亞禍將不測是與其勝而

查再敗也。及今兩國之時。我弗可失。已遂馳書於英法軍中。願以兵二萬五千助戰。英法二國大喜。況其時英國出兵太少。不敷調遣。忽得薩助。咸佩益深。即致書薩廷。申明謝悃。并言貴國兵餉如有不敷。恐惟英國是賴供億。嘉富洱侯自顧體面而言。願自備資糧。屏棄不勞英國代籌。遂出師至其所派之統帥亦頗有將才。英法兩軍尤深器之。○俄羅斯之戰既平。意大利之基已定。會訂和局之際。薩諦尼亞固無所損。亦無所益。而其陰爲之地。大有造於意之全局者。則與英法二國之交。如膠漆之固也。嘉富洱侯之私衷。意大利國之旨趣。無不可傾肺腑而陳也。英國答之曰。侯之用意。至爲精美。旋爲之妥籌良策。至求英助一臂之力。英尚未之許也。英雖未許遣兵以助意人而奧人若再擾事以亂全國之治兩爲一哄諒知英人心甚喜之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皇將出師討奧將大利民爲合衆國將法皇之計若成意大利之權勢入於奧者必將過半他日英國與法語及此事因言是時法帝拿破崙之心計甚深沈而不可測也英相帕

第九節
薩奧與戰

茂思發則曰、改意大利爲合衆國、非意人之所願、事必不行、卽使勉强行之、亦終難於持久、其時與國又欲啟廷其威力、俾意之諸侯各復其位、帕茂思登又曰、與國自尼倒等乃欲確稱數事、與今若再不使以擾亂意之全局、英願助法國以逐奧使不能照足於意、而彼已於是法皇不敢强意爲合衆國、奧皇亦不敢復意之諸侯、是英之再救意也、意人感激萬狀、及薩諦尼亞坂復拿坡螺崙之後、卽以謝東致英廷

當時、法皇魯意拿坡崙之心計至深極大、凡有能將順其意者、卽願助其力而取其利、寡窩湃侯知之、卽求法皇之助、法皇一諾無辭、遂與薩諦尼亞國訂立條約、約中之意、法欲逐奧人之踞意者、而取倫巴提惹耐天兩省地以歸於薩、而薩則願畀一曰殺斐一曰伲司之地以奉於法、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正月朔、各國派駐法都巴黎之諸使臣、循例入宮賀歲、魯意拿坡崙依次致頌美之詞、各如其人之分量、諸使臣一一敬承、及至奧使之前、忽慨然曰、朕與奧皇甚敦友誼、乃法奧邦交微有不如意之處、是可惜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謂似此朝賀大典、躬

膺皇位者忽啟戰釁實爲從來罕有之事、茲復得拿坡崙欲效拿坡崙
補拿補脫之故智、躐猶濟一千八百三年[嘉慶八年]拿坡崙第一曾向英國
使臣、當責英過、其時各國使臣、亦在座中、無不相顧咋舌、謂戰禍之起
即在目前聞耳、今拿坡崙第三之向奧使措詞、雖較爲宛轉、然與法意
三國、業已入備戰事、實於元旦分餘、顯示其機、則相見以戎衣、亦指顧
間事矣、英廷聞之、乃先力勸奧皇、撤敵兵屯於薩諾尼亞、如必以忠言
爲逆耳、則禍不旋踵、恐追悔而末由也、奧皇不聽、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奧兵闖入薩諾尼亞境、而占其地、法皇聞報、命將
出師、星馳電速〇果也奧兵之入薩境、奧廷失計之甚者也、奧兵之遇
法兵者、無不望風鼠竄、六月初四日、戰於馬進塔、奧兵大敗、幾至不可
收拾、六月二十五日、又戰於鎖非麗聯、奧兵又幾至全軍覆沒、事後檢

點殘軍、几被殺被傷被掠者、多至三萬名、說者謂、法兵之過奧兵、如虎入羊羣、恣意殘嚼、無有敢嬰其爪牙者、況又有薩謙尼亞之主軍台而驟與以出奧境、直反手之易耳、豈知六月二十五日、法軍大勝而後、歷旬有五日之久、毫無動靜、薩人咸竊竊然疑之、咸謂法人若再助薩以一戰、當可滅奧之跡、掃奧之壓、而豈料法皇之爲德不卒、竟有出人意計之外者、七月初六日、謠言忽起、有人言親見法官一員、乘車至飛落倆入奧皇之行宮、薩人尚未之信、初七日又有人言、昨日所見之法官、今又親見其出自奧營、而赴法皇之行宮、立刻求見、則事已信而有徵矣、旋據諜報、始知法皇實遣人見奧皇、問其敢再戰與否、如不欲戰、我法亦不肯迫人於危地、奧皇即謂願求罷戰矣、則法奧講和之期、當必不遠矣○意人驟聞此消息、皆謂人之無良、至於此極、一時名怒衆不可

週但知法皇之有意以攘奧而忘法皇之尚意以敗奧也然强弱之勢相去懸殊及至法奧之約既立薩諸尼亞不得不盡諾於約尾惟嘉富洱侯則曰使我擁冠歸里則可使我着押行成則不可○利局既定奧以挫敗之餘勢難再踞上游固願以倫巴提一省及其民三百萬盡歸於薩諸尼亞惟龍尼天一省有衆二百五十萬人仍隸於奧地利阿此七月十一日事也斯時也意大利諸小國中有曰吐斯加泥者有曰怕兒馬者有曰摸地那者其民以業已起事不願再受諸侯舊日之虐待又有羅馬屬於教皇之人亦相率建旗起義不服教皇之約束雖法人所定之和約中有一切仍率舊章之語而若輩皆甘就斧鑕不甘再受羈勒法人與薩都雖有成言亦不敢以威權相迫務遂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二月間改訂新章略謂意民若願如睹薩之服屬固屬大妙如

其必不能從、則任其自便可也、意民數百餘萬衆、異口同聲、皆曰願改隸於薩諦尼亞、決不願仍隸教皇及吐綠加泥柏馬兒擬躡也、於是薩諦尼亞戰爭、不過三閱月、而所隸之民、驟增至九百萬矣、非法人之助、何以得此、然而意人念法之恩者絕無、而懷怨法之詐者、日積而月深、嘉禮巴地將軍號於衆曰、法皇既失信於其民、而奪其權、我外國也、不能倚以為長城、亦因其所、而且意人又知法之助意、非出於真心也、不過欲得殺斐及泥司之地、為法之屬邑、以遂其私意而已、且殺斐與泥司、固以明薩諦尼亞之所屬也、一旦割而畀諸法、雖人豈肯甘心、嘉禮巴地將軍籍隸泥司、忽聞法人欲踞其地、心更不服、謂其政府曰、諸公以祖宗傳留之地、拱手而讓之他人、當必別有妙算、然獨不念本將軍竟為國外之人乎、其思以法人憤怏私意不認殺斐爭兩地為法屬英相帕拔思登寫言曰法皇屬意無割地之心英之不肯認者一

也法豈又從而許其說耶今皆亦其非出於誠心其之不肯認者二也英豈能謂法古人之地皆與我相對有此言其實發變地方人皆操法語又多與法人同族故可服法人雖無殺變人亦操法語之習然亦多與法人有交誼故發變既可爲地之人願與法合而爲一國者幾於十人而九諸滿尼亞國無如之何英更無如之何○

法皇助意以戰奧時曾言將合意大利之全地而爲一今乃自食其言，亦宜聲明情實使人不得議其後乃宣言曰意大利良民之所盼者盡合而成一大國也苟不能成自不能釋然於心朕今未改初衷仍願由分而終合也但朕欲顧意國之事，而置本國之禍於腦後此實天下必無之事故不得已而始分意以全法，耿耿此心猶冀意人之曲諒則補過之日長矣法皇之言如此，然攜其實，蓋法皇若遲與不留餘地歐洲各國必有持其短長者而且日耳曼全部時正在萊因河畔亦將有辭，故法皇之所謂不得已者真有所不得已也況其助意之力已非淺鮮，意人欲了餘事雖無法人之助久而久之自可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矣、

法與講和之際、拿坡螺𡂰海口、有丁口九百萬、法國布爾奔王族中人爲其王、亦專以權勢治民、苛刻不可言狀、拿坡螺𡂰人質性本極聰敏、姿質又極剛直、假如有善法以爲制度、其興也、浡焉、所惜者、數百年以來、國敝甚深、國法甚猛、而其王又不以教民爲事、民遂習於嬾惰、其俗又篤崇信鬼神、而不能辨事之善惡、各州縣乞食貧民、彌望皆是、入其途者、欲投逆旅以求棲止、但見門前階下、聾者瞽者、各種殘疾者、或坐或立、或臥或倚、排列兩行、已足令人憎厭、入廟以後、推窓憑眺、又見鵠形鳩面、無衣無褲、身染瘡疥之毒者、仰手向客、作求食勢、問其致貧之故、則一半懷慾於貪懶、故願以乞丐爲業、而不願作苦以營生也、其有長住廟中而不出者、亦皆求人之布施、謂願代人超度靈魂、於是滿地

皆歸化耶甫又有任劃之數僅可其業產每年約可收英金一千萬鎊之多若使盡爲經理當必有不止於是者其民又弱劣樂聽耶甫之語惑溺於身而不悔耶甫又偏不肯教人謂旨婦若能通文墨而知事理則將欲慕乎各國之制度而不肯泯泯汶汶忍受在上者之暴虐也吁其虐甚○是時之主於拿坡蝶蛹者曰飛蝶南第二暴虐其民尤甚於先世而國事則傾於其手此殆如殷之桀紂千萬世所引爲炯戒者也故不但拿坡蝶蛹之民疾首蹙額有時曰易喪予及女偕亡之語甚至歐洲各國亦復惜之惡之不齒於國類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英國名士而徑爲名相之札辣士端游歷至此知拿坡蝶蛹民之疾視其上也因而備訪飛蝶南第二之虐政並著一書錄呈英國上議院大臣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拿坡蝶蛹人之不服其王者約有二萬人左右大都禁

諸狴犴之中若使詳加鞫問實屬並無罪狀亦不能定其罪名其所以拘之者不過以其不服虐政耳於是有無數良民與實係犯罪之下流種子同禁一年且鎖錮頻年從未提訊一次獄中之各羈室既暗且悶室無透闢清氣之處人數又擁擠不堪骯髒齷齪非可言喩更有矮屋如斯人入其中偶欲植立即有打頭之苦及至染病縱不避污穢之醫士亦且不肯入診往往喚令病囚匍匐至監門左側始給以藥其謗所謂牢頭禁子者又恒以刑具刁難各犯而乘機以勒取其利甯問刑衙門提犯到案時亦或語以秉公辦理云云而其大弊之處則在有其名而無其實凡人既入囹圄而得邀省釋者必其與官吏有私情者也否則殆矣此輩既出各國之惛惡貪坡螺螄者更甚於前皆曰若此之人豈能任其有治國之權而使無辜赤子日罹於羅網之中哉若當時各

第十一節 意亂巳作 將軍入伊 被嚴擴境

國亂萌將起之際、必有數友邦出死力以助之、或以空文代解其圍、獨至拿坡螺崘、則天怒人怨、無一國願助一臂者、且英相帕茂思登又取杞辣士端所著之書、遊諸列邦、凡英國遣往他國之使署中、各存一冊、以暴拿坡螺崘慘酷之罪、拿坡螺崘王既見此書、知將大不利於己、急命其國中知名之士速著一書、以駁杞辣士端之謬、乃杞辣士端即就其書中之語、更作一論、略謂拿坡螺崘已自承某某等事、即爲暴虐之確證、可知鄙人之書、非虛誣也、

意國之北、旣得法皇之援、蘇蘭尼亞國頓改舊規、意國之南、聞此消息、歆羨艷羨、不能自已、細細里海島、亦在意南、考其疆宇、約長英程二百里、約合華程六百餘里、廣英程一百里、約合華程三百餘里、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五月五日、島中人相率叛其主、推嘉釐巴地將軍爲政、一鼓而從之者、二千人、

皆昔年隸其麾下之勇士自耕羅亞海口、乘舟而至島者也、嘉禮巴地謀欲乘此機會、合意大利全部而爲一、其軍中之口號曰、意大利國肥土愛滿月、薩諦尼亞國聞之、謂我與意大利本屬同心之友國、今叛者即用意大利之名、以爲口號、未免左右爲難、時則嘉富洱侯巳承薩君之致請、重爲薩諦尼亞大臣、當會議此事之際、因言生平從仕以來、盤根錯節、備歷艱難、未有如此事之棘手者、我若助拿坡螺螄之民、必先商諸法國、俟其允許與否、然後可以定進止、乃北半國之民、則知南半國受苦太深、必欲我翊助其民、以抗其君、不必問諸他國、然則我其何適而可哉、薩廷旋宣言曰、嘉禮巴地一切舉動、初非我國之所命也、然於嘉禮巴地、初無貶詞、且爲之代白苦衷於他國、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七日、薩諦尼亞王親致手書於嘉禮巴地、勸以不可輕

舉安動嘉禮巴地答書甚詳，其中自陳忠悃且言臣本無圖南之意，乃拿坡螺蠏之民力請南行，臣又嘗剴切勸諭不可干名犯分而拿民不聽，今臣仰求王恩無以臣爲罪，昔奏薩王亦無如之何，乃爲時未久意南之民盡樂隨嘉禮巴地而北，且彼此毫無疑忌，於是嘉富洱侯撚鬚而笑曰，余始願不及此也，又念事已至此騎虎之勢，豈能驟下，倘薩諦尼亞不出而爲之領袖，恐意之欲由分而合者終未能遽告成功也○又閱數日，細細哩全島之民盡願隨嘉禮巴地之鞭鐙聽策惟命，是年八月十九日嘉禮巴地率師渡海直登拿坡螺蠏海口無拒之者，於是揚旗鳴鼓直指其國都，師行所至直如奏凱回朝也者，晝不必起烽煙，夜不必設刁斗，每至一處拿坡螺蠏官軍則斃服而退，視若同袍，拿坡螺蠏民人則歡躍而前，奉爲救主，所謂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其君子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者，不圖又於是日見之，既入一名城，城中人相率懸燈結綵，直無異元宵佳節，且或以珍寶見貽，或以酒食相餽，又遵西國至尊至敬之禮，與嘉禮巴地將軍，及其部下人等相抱見，絕不以風塵憔悴之色畧有憎嫌，嘉禮巴地將軍，人不留蹤，馬不停蹄，率衆又趨而前，越三禮拜（即二十一日），已抵拿坡螺蛹都城，拿王飛蝶南第二已挈其妃先遁，拿坡螺蛹都中人款待之優渥，較沿途所過，又復過之，至其民人之權樂，則大約自有此城以來，未有逾於此日者也。○駐於佛吐腦之拿坡螺蛹官軍一營，倔強不降，酷似飛廉之黨惡，嘉禮巴地大軍甫至，即已掃盪無遺，於是拿坡螺蛹全境，悉由嘉禮巴地為政，嘉禮巴地即宜諭於衆，畧謂汝等今將欲立何等之國，不妨明以告我，乃拿坡螺蛹人之願與薩諦尼亞國合而為一者十九八九，於是薩王侵詔

答之曰天欲合意大利而為一大國余惟願吾民相處以和睦相敦以退讓使之一合而永不分至於應立何等之制度許各道陳無有所隱

○嘉禮巴地將軍奇人也歷手而得一國心中毫無繫戀惟於嘉富洱侯則終不能無芥蒂先是於薩論尼亞王而罷斥之既不獲命卽者一論錄於大日報云嘉富洱先與意大利之全地賣之於法國所謂意國求榮者卽此人也我在今生斷不願與之相合云云且嘉禮巴地治國之道又與他人絕不相同既不得行其志遂自忘其三閱月之間攻拿坡螺斯國卽丁口九百萬衆附於薩論尼亞而為一國之大功且使意大利人得以自主之盛事一旦棄置兵務潛回佳珀雷熱小海島之珂里安貧樂道以終其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

第十二節

意大利當瓦解土崩之際若非有明足以燭理智足以保身正色立朝

於又與奧戰

墺斯率物之一大臣（指富寓湄）乘他國釁好尋仇之隙、苦心孤詣、以維持調護於其間、已破之金甌、詎能再補哉、而幸也、始基已立於當年、大局遂完於此日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值奧普二國之戰、若臣又默運智珠、以爲若不發其武怒、再者我衣、恐意大利之仍不能安也、故當奧國受困於普師之會、正意人致死於奧國之機、及至普許奧和、謂奧若不將斐耐天一省、完璧歸意、則惟有再戰而已、普人助意之誠、洵可感激、於是肥士愛滿月王、願整陸師八萬人從陸路、又以傾國之水師、從水路皆會於奧境、以助普軍、不意肥士愛滿月將帥、全不知兵、水陸兩軍、屢遭挫敗、猶幸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七月初五日、普軍大敗奧軍於沙賭、奧遂不能再振、越二日、奧皇願將斐耐天省、交與法國管轄、而託法皇轉贈於意廷、以畧存奧之體統、法皇貳拿坡侖乃自以

上二稱西教皇之地

爲功以掩、前遣使使致詞於意后曰、朕之本意、固欲意大利自北山而至南海、聯合而爲一大國也、今幸藉手以告成功、謹奉教耐天全省歸於貴國、貴國其無辭、

當此之時、意大利全部之民、已共有后來其蘇之喜、所獨抱向隅之戚者、僅教皇所轄治之衆民耳、教皇駐蹕於羅馬府、府城四周之地及其民人、皆爲教皇號令之所及、然其南其北、皆已合而爲意大利之疆宇、獨此孤懸其中之一地、與其男女五十萬名口、偏爲教皇之所執掌、於亟求去羈絏、且其民皆願合於意、而不願受教皇之虐待、又聞歐洲之人、常謂歐洲之制度、莫不善於教皇羅馬府、人顧影自憐、深欲有援手之人、倂不致終淪苦海溺焉、之人心如此、意大利之國勢又如彼、其區區一羅馬、不能長爲教皇有矣、夫意大利既合全部而爲一國、其不能

留此一塊土以梗阻其發教者勢也、教皇治民之制、虐害無善狀、意大利則任民爲政、無束縛馳驟之苦、民心之背教皇而向意者情也、而況羅馬府者本意大利之舊都、古者羅馬大國、且緣此以命名、乃舉而委之於教皇、於名又復不順、是以嘉富洱彌留之日、千言萬語無非注意於羅馬、甚至舌強喉塞、猶謂宜取羅馬、以合於意、方完我一生之心願、後之人若日復一日、因循不決、微特無以全意大利、抑亦何以對嘉富洱、顧事有不能猝成者、法皇路意拿坡侖先已派兵至羅馬府保護教皇之位、及當教皇岌岌可危之日、法皇又明語意人曰、教皇既已四無依恃、窮蹙可憐、今朕不能不爲其宗子、以承保護父皇之重任等語、是法皇不撤征繕以保教皇、更不惜齒牙以挾制意人也、不但此也、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九月間、意王曾與法皇有成約、謂意大利國不欲

改革教皇之地位、且催人有往犯教皇者、意大利必往救之、曰、並未乾豈能妄動、及嘗意人志得意滿之會、曾有人曰、王雖與法有成言、但今已時移勢易、何必拘此小約、致誤大權、奮意拿坡侖聞之、即致書意廷云、倘聞貴部欲廢前約、貴國情必不聽、萬一利令智昏、害及教皇、朕惟有執約以與貴國相見於戎行耳、此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事也、然奮意拿坡侖雖仗義執言、有凜然不可犯之色、而意人采列與意區區一文告之微、豈能阻遏羅馬府民人、揭竿先起、以抗教皇、嘉禮巴地將軍、即自佳珀雷辣小海島、率其舊部、直抵羅馬、以助民黨、不料教皇恃法之助、法兵又所向無前、於是民黨中人、或就拘於法將、或被逮於教皇、不旬日而全黨星散、法之兵威大振、然歐洲之大局則從是而有震動之勢、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英國

君主維多利亞宣諭於議院曰朕之所冀者祗法國撤其羅馬之戍兵耳法之戍兵一日不回其國意法失和之勢即一日不能定法皇聞英君主之諭不勝悚然甫閱旬日即命戍於羅馬之法兵全行撤退然撤行之際猶號於衆曰意國若欲佔教皇之地法國必不能袖手旁觀也

○法兵撤退之後三年歐洲情形又大變法皇當意拿坡崙已爲普魯士所俘法兵望風潰敗普王豫備率其得勝之衆整旅而入巴黎於是教皇驟失宗子之倚意大利人知機會已至遂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九月二十日意兵大隊入羅馬府城報傳至崇奉天主教之各國皆曰此實驚天動地亘古未有之大變矣當意拿坡崙之后尤姐時在喪亂之中歎涕而語人曰余之愚見寧可任普魯士兵之佔我巴黎不忍意大利兵之入我羅馬其在巴黎之大主教則曰意人無知妄作竟

敢與新教居之地，天心震怒，終豈可挽回，異日必降奇災，徧大于世界中，必成大亂，亂作之後，上帝必將別造一世界，其危險豈可思議，而教皇則切責意人曰，汝輩佔我之地，必受天誅，其餘教會中人亦皆信曰狂言以恐意人、意人則處之泰然，毫不爲動，即羅馬府人亦相與歡欣鼓舞，願附於意大利，以爲盛世之良民，而意大利乃自此圖全無一分之缺陷矣、

第十四節 意國遊俠年

昔之意大利，徒有其名而無其國，及是始合而爲一，儼然列於大國之林，而惜也，抱大志擅大名，以立大國者，不克躬親見之也，合拿坡螺螄之後[illegible][illegible]洋俠獨膺全國之重任，數月中舌不知味，目不交睫，深念仔肩之巽翁宏定鼎之基，究以心力過勞，越明年春，遂染腦疾，斯役七晝夜，甚至昏不知人，其府第向在克靈地方，意民之探問病情者，繞府三

面擁擠不開，但聞咨嗟歎息之聲，皆曰侯病若終不能瘥，意寡恐必將無望。臨終之前一日，薩丁尼亞王親來視疾，及將迴蹕，執侯之手而泣曰：卿其善自調攝，明日不穀當重來問侯也。嘉富洱對曰：明日王來，臣已永辭人世矣。果於翌日日甫出，溘然長逝，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六月六日也。嗚呼惜哉。考嘉富洱侯生平大志，惟在合意而爲一，其餘小節，皆非所計，乃及其瀕死，尚未告成，侯之目終不瞑也。然事雖未成，侯之根基已立，確乎其不可拔，異日必能收流水轉圜之效，故郎撒乎西歸，庶幾無所遺憾。總之出萬難之奇計，以定萬事之宏規者，嘉富洱也。雖萬里之版圖，享萬年之安樂者，後之人也。呼

第十五節 意國合一之盛

意大利之由合而分者，數百年矣。意民之盼望由分而合者，亦數百年矣。當其一分不可復合之世，全國猶圍場也，各小國之君侯猶獵戶也。

而意民則自爲戰也戰者非兵而戰惟心之所欲奮鬭屬毛而血或入於鄰封或入於鄰邦異路哀叫無節之語而且國勢既分星散諸國咸自委靡不振民受瓜分之苦君不能獲一日之安逼於強鄰心驚骨折今則合而爲君民共主之國前弊遂一掃而空綜計其疆域之廣袤大抵與英吉利本國不相上下惟戶口則略減於英至其地脈本甚肥美其天氣亦既暖適中東西南北又皆有海道可通最便於商旅與各國亦並無隔閡之嫌其民之欲合爲一者未已具有同心今幸攜手共底人心仍固結而不可解昔之羅馬本最有名望之大國實足以誇耀於人寰泪乎中衰受大苦大難者十餘世始亟得此同心合力之機會日後振興之象及如何措置之處我雖恐不及見麥懇君自謂也而在我後之人必有撫時感事而再念我言者

夫人皆得享自由自在之樂而不受暴虐之苦固屬大佳人能合同族而爲一體尤有暢然自適者然但恃乎此國未必有勃然大興之兆人亦未必有屹然大振之機況乎意大利之隳廢儳俗垂數百年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興故欲求諸弊之盡滌收咸與維新之效恐非二三代不爲功彼教皇與那甫之治民也以不教其民爲第一義意之舊君與諸侯王又不知教化之有益於民意民之愚遂如木石其本境諸事已未能洞悉源流若問其國外之情形更昏然如墮十重霧夫亦大可憐矣屈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意人初合之日一百人中不識一丁字者多至八十人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考試其所募之兵則百人中之不識字者約僅有六十四人意既立君民共主之國灼知國之大政教化爲先不能教民民何能與君共主雖有絕頂之制度亦等於文告

空懸於是國家先設爲新學以教之每年撥出國帑初尙微乎其微後乃增至英金一百萬鎊意大利本有學堂六主教之廟宇一千四百座其中男女三萬人坐耗資糧無補於民生國計而所擁之資財甚富厚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意廷定律凡國內之淫祠一切廢之其廟產之所入凡業已住廟諸人每年仍酌給贍資多或英金二十鎊少或十鎊俾免飢寒其餘悉舉以充學校之公用於是絃誦之聲不絕於耳矣

意大利重立新國其工作振興之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惟其開墾之荒地則僅得三分之二而耕種之法亦係蠢拙幸亦有日盛月新之象溯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意大利出口貨物僅值英金二千二百萬鎊（按常市價約合華銀八千八百萬兩）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漸增至四千萬鎊（約合華銀

第十八節

一百六十兆兩則可知其日起有功矣又查意人織綢之法已興於數百年之前英人所奉為導師者也今仍育蠶繅絲以織綢緞其地又產葡萄甘橘火酒硫磺等類其民喜食橄欖及橄欖油然向能以其餘運送出口者甚多總之意大利之旺相於出口貨實見之并可於入口貨徵之夫民若不富他國縱運貨以入其國亦苦於欲購之無從乃考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入口貨價共值英金三千四百萬鎊（約合華銀一百三十六兆兩）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已增至五千六百萬鎊（約合華銀二百二十四兆兩）其中以糧價為最巨蓋意大利所產之糧食不敷其人之口實也又多購他國之棉花紡織與煤鐵之屬而察其民情皆以通商為樂事他日之盛無待蓍龜矣

今之意大利人盡洗昔年羅馬人惟我獨尊之習自無隨在佔人土地

之心況甫經混一區宇之時事之亟需整頓者多至不可枚舉即有議亂他國之意亦復無暇及此及揣其心地實喜敦崇睦誼又確知平安無事之即為大福斷不肯輕啟兵端惟業已儕於大國之中他國競修武備自無獨任其廢弛之理兵費遂遞有所增計其承平之日共養水陸兵士二十萬名其兵艦則既多且精兵械亦不惜浪費昔先創造重英權一百墩（每墩一千六百八十斤）之大礮彼英吉利至強至富之國其礮之最大者亦不過重英權八十一墩耳○意政之最不善者曰度支之糜費也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計年費英金三千八百萬鎊（約合華銀一百五十二兆兩）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漸增至七千二百萬鎊（約合華銀二百八十八兆兩）及頭其歲入之款萬不能抵出款之倍增因此歲有所虧其至少之年已不敷英金二百萬鎊（約合華銀八百萬兩）至多之年竟虧至二千四百萬鎊（約合華銀

第十九節 鐵路前程

九千六百萬兩國用之浩繁至此國債之積重不問可知故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傳債英金一百三十五兆鎊約合華銀五百四十兆兩之國債者今也以著書之年而計其所謂今日者大約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已增至四百五十兆鎊以尋常市價計之約合華銀一萬八千萬兩猶幸此年入款漸多卽使不能還債大約可不再借債矣

所最可惜者意大利開築鐵路濡滯萬分也計自合而爲一以來所築之鐵路不過合英程七千三百餘里合華程二萬二千里且意民之心亦不甚善築鐵路以博厚利故僅此二萬二千餘里之華程意廷尚須執掌其半或料理其築路之經費或民間之業已築成者推而售之於公家蓋經始之難如此○意之電綫共長英程一萬九千里約合華程五萬七千里民間用電報及郵政局以通音問者殊不見多以英國英倫一省而論勻計每人歲發書札四十函阿爾蘭一省少矣然每人歲發書札勻計尚有十

四國以法蘭西全國而論勻計每人歲發書札十八函獨至意大利人則僅有四函耳此猶就郵政局言之也若夫電報英國每人阿爾蘭不在其列勻計可年發一緘者意國則年中須合五人而發一緘

就目下而論意事其爲國最新不敢決其居何等若欲預推其後日之所成就竊料意民既獲公舉官吏之益凡意大利人年二十一足歲以上每年能納糧賦滿英金一鎊者皆有舉官之權當此書脫稿之際其報名注冊以請舉官者不過六十萬人爲數殊不見多然其國中之學校尚未廣興豈有舉官之才識與其多而僨事無若較少之爲妙也又從立國以後極喜君民共主之制度而國家所定之律例小民亦樂於遵守此其大畧也昔日之民不克備聞教化皆蒙昧而無所知今則新立學校諸事有明師之啟迪可冀其日進於高明又其民之欲論國事者無論報館無論著書公家毫不禁止而民咸樂受公家之範圍絕不橫生枝節職此之故大有太平氣象且工作既

與民間又有豐亨豫大之景、不知意大利誠何脩而得此哉、夫昔日之意、歐洲人皆謂其病入膏肓、而發於百體、幾無起死回生之望、今一旦化裁通變、立起沈痾、吾知異日者意大利既有威權、又有哲士、不獨有益於其國、且將有益於歐洲、而共獲平安茂盛之榮矣、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九

英國馬懇西元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俄羅斯國

俄羅斯於今日固儼然彊大之國也顧上溯至二百年前歐羅巴洲人士幾無有齒及之者即近推至一百五十年之前歐洲乾淨土仍未見俄軍之車轍馬跡厠於其間及考其所屬之地則跨於歐羅巴亞細亞二洲廣漠無垠爲各國之所莫及其所屬之人則族類互殊壤地互隔多有老死不相往來者偶或緣事交涉又彼此格格不相入幾忘其爲同隸一君也者已可異矣若考其教化則數百年前之某俄王曾令民人各隨基督教俄民亦無不樂從然第觀其外固似有受教之規模及叩其底蘊依然既蠢且頑與未受教化之益者無

甚區別至其商務一門既未與他國貿遷有無本國又絕無製造貨物之工役間或有之亦鈍拙不堪言喻又恒閉關自守與他國不相聞問故相觀而善之一道先已晦盲否塞論國中之文事則絕不知學校爲何物武備則不知正兵之定額旅人之遵陸者則道茀不可行問諸水濱者則欲濟而無舟楫種種狉榛之氣象皆不成其爲國其所恃者僅有務農一流人而耕田鑿井之法又皆至拙極陋更有游牧一流人轉徙流離棲止無定故太平之日其民但以穿衣喫飯爲樂而習於嬾惰不事家人生産亂作則好勇鬭狠以性命爲兒戲綜計其一生之事業不外乎此兩途獷悍情形概可想見已

俄之始有事於歐洲也大抵在英國循洽輿情改君主之治爲君民共主之治之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俄帝彼得即位年甫十有七

齡耳後人以其成就大事尊之曰大彼得當大彼得未即位之先其姊賓厮君位一仍俄羅斯昔日之陋習既不使彼得讀書又任其耽於遊嬉甚至下流之事無所不爲及將繼位而爲君不論大小各事無一能了然於心而侍其左右者則日導以飲酒食肉之樂與夫種種庸惡陋劣之俗尙盡彼得少年時受人之蒙蔽誠無所不用其極矣不料彼得心地本極聰明一日躬踐主位忽盡改其平日之所爲先延明師爲之講解至德要道遂永不肯放縱其身心享年五十有三歲而薨跡其弱冠之年堅持定力務欲成至大至難之事雖未克享耆壽而在世一日即盡力一日蓋自古迄今從未有一生三十餘年中務其大而不遺其細成其功而又居其名如此君者也彼得雖竭力維持諸善政然其獨操之氣術多不肯稍寬假人發亂之舍所存四不第目覩其行刑又親持利刃戕殺多命其居宮中也候伺其左右者辭至致筋骨至大臣但有一[illegible]得之意者彼得則親執杖以擊之人君之度量若是

平〇彼得初見歐洲各西國之人畧考其所作之事即知俄國之不如他人實同天壤而環顧其大小臣僚一無有深明事理者遂立志以改其國政大臣雖日侍左右亦無一敢阻之者於是彼得先强逼其國中人悉仿歐西之軍制尅日成軍然新軍初立未有成效瑞典國赫裏王第十二傑率師一萬人以入俄境俄將以兵八萬人禦之一戰而師徒撓敗血流漂杵然彼得不餒是而灰心也務竭其力日夕訓練久而久之漸能與他國之軍相髣髴且不在他國之下矣俄國本無兵船徧考俄文中竟尚未製其名字更何論能造巨艦之人彼得乃特至英國之德福海口及和蘭國之安思丹海口親奉造船之大匠為導師以從事於斧斤之役及至藝成回國又挈帶工匠甚多使以造船之技教導俄人甫閱數年俄之北境勒榝海面桅檣林立遂成海軍他國乃無敢

窺覘之矣○木司寇者俄之舊京也與歐洲各大都會相距過遠彼得至卜勒梯海口周覘形勢喟曰我將遷都於是鄉矣且曰我以此地為俄羅斯之窓牖我開軒以遠眺歐洲之大局胥在目中豈不快哉隨擇耐華河畔之水田以建新都即起役夫三十萬伐木以通道開溝以洩水又於其四圍偏築運衢以利遄行不料宏規甫定洪水忽來凡彼得之所布置而設施者一旦全行衝沒且役夫又染瘟瘧之證傳染甚速死者數千人乃彼得以為我既掌俄國之皇權豈畏陽侯之肆虐又縻五閱月之財力新都重定根基（即今之俄京彼得羅堡以俄皇之名爲名）其都城外之東西南北諸險要則各築造礮臺瑞典即以善戰名亦將束手而不能破○彼得遷居新都遂正俄皇之位旋令其民學織綢絨之類學印書籍又俾畧通各國之語言文字益復修築水陸道路以通行旅設巡捕府

以緝奸宄立郵政局以通文書參者各西國律例以成俄羅斯新律昔年各衙門會計之事皆用算珠俄皇乃延英國之蘇格蘭人至俄教以筆算之法又設鑛政局以開各鑛俾足供人用之至寶不致久鬱於土中欲療人之疾苦也則設立醫院兼醫學書院教俄人以醫理凡此一切之新政皆由俄皇親自經理且事無鉅細一一皆以身任之其製造諸新法大而鑄礮小而索綯俄皇皆能躬自操作若論悉心掌管猶其事之逸焉者矣〇既而俄皇冥想國家經文緯武諸大政類多訂立新章可期就緒惟教會中之積習尚有不能釋然於心者若不加以整頓吾其何以對上天乎遂先覈教會歲入之欵親自爲之掌理昔年教會中立大主教一人獨掌教權者俄皇改派大教師數人以分理之又定一則凡民人年在五十歲以下者不許常任廟中自稱修士按此如中國出家僧

道之損以爲我民之多較我廟宇之多（謂出家人所居而言）爲尤勝也〇俄國風俗多由東方諸國漸染而來故如婦女之不得出閨門男女牉合俱由父母爲之媒定與東方毫無差別俄皇下令曰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豈可勉强婚配使人有終身之怨自今以後凡欲訂婚儀者男女二人必先覿面相處至少須六禮拜（計四十二日）然後自行訂定其父母任意主子女之婚嫁者禁之又仿西國之法設立茶會食會之類特使少年男女互通交際互訂婚姻以敦夫婦之大倫此其一也俄人之所蔽體者褒衣博袖亦如東方之式領下之鬚則甚長俄皇下令悉學歐西之例盡薙其鬚之長者已覺可笑（俄教中愚民聞此新令多以薙鬚爲虐政而又不敢不遵因若其薙下之鬚於臨葬時遺囑其子若孫曰俟吾死必以鬚葬其心以爲吾死後受難之際救祖尼姑時聖人即不能以我識也故又有人謂皆石而希之風俗直與修道無異萬萬不可忽畧者）若有不改衣服不薙鬚髯之人以犯法論予以重罰其尤可笑者都城四門之

第二節　大[illegible]遷都

外徧懸新衣形式使民有所效法其偶有穿者故衣者官即命其吏役觔而短之此又其一也〇俄之改歲在於西歷九月間俄民皆謂此上帝初創天地之日也俄皇不信其愚妄之言即日下令改用歐洲新歷與歐西各國同日度歲按俄羅今較西歷相差凡十二日蓋歐西各國遵教皇之所推算改定新歷而俄國則仍守其舊歷也

俄皇不憚辛勞庶政皆煥然一新大非昔比其所創立之新工程各地皆有蒸蒸日上之勢而一切手藝人等亦隨之而各效新法無不欣欣向榮俄皇所定之新律民自不敢不遵其新易之衣妝服飾人亦大半改從獲益實非淺鮮至其創築之新都曰彼得羅堡者後人又尊之曰聖彼得羅堡又成一繁華之大都會原俄皇之意固欲躋俄羅斯於歐洲大國之列也太司寇故都離歐西太遠既有鞭長莫及之慮然新都雖定其南尚有土耳其即不能通於地中海其西則有波羅又不能通於各西國欲求

半大先在開邊俄皇並以狠鷙之心運其爽明之氣先強其國毋即於弱繼合其民毋俾於分而惜其外交之道未能悉合於理也余與俄為鄰者實偏處此儼如卧榻之側有人鼾睡欲求駕乎其上非用兵於西南兩國不為功○俄皇之始即位也其屬地有英程五百萬方里（英程一方里合華程十九里）若將今日愛烈珊德皇之世已式廓版圖至英程九百萬方里（合華程九千萬方里）嗣從彼得皇之後歷代以開邊為長策也然二百年間驟增幾及一倍五洲諸國實罕倫比即以英國而論其所得印度之地雖廣逾英程一百萬方里然較之俄國同時所得諸地則一大一小尚覺相去懸殊俄於是時四將擴充合計其所得者已共有歐羅巴全洲之廣矣○俄之貪心既熾其適當俄衝而最遭俄毒者莫如瑞典國瑞典壤於俄羅斯之北而其瀕海之地芬蘭省嘉賴力省芬蘭邊省皆足以大裨

俄人通海之路俄既盡三省而奪之俄之西有波瀾國者隔俄使不得通歐洲適中俄皇之忌俄先決計奪其一大地巳便於歐洲出入之途矣繼又與奧普二國訂約者三次欲滅波瀾而剖分其全地波瀾由是遂亡、各國人之論俄事者皆曰俄待波瀾實覺太甚然余以爲按論大局未可僅據目前也波之與俄相恰六百年之久彼此常相齟齬俄人守其懲拙之法恆受虐於彼瀾且波瀾未強於俄羅斯遂力拒俄阬使不得逞又與各國訂約以壓俄俄人復探切齒而無如之何今俄既日強遂與奧普立約以滅之其實皆之波瀾將強復理俄學得志之日則報數百年之深仇此其一也波瀾將滅未滅之時其王最不義於行民浚民既不識字又習於游惰而日即於貪更爲宄冠於伺往往但顧今日忘卻來朝此其二也年來英領事官駐於波瀾紘士者報於英廷云波瀾全境今已大有起色通商務興深百工之諸大政皆月異而歲不同其富且强也可立而待也實出意料之外○俄國之開闢南邊也亦始於大彼得一千七百十一年康熙五十年止耳堪受俄之逼厭亞叔夫地方於俄旋又棄其克咄一開迷噎二卑沙喇第三三大地及濱於黑海之各地盡畀於俄逕於中國伊犁之西北方郎阿那河逝北之地廣漠無垠雖素屬於俄幾等石田之無用然

其東則大有腐臘地廣人稀棄置未免可惜俄人又東略而得之波斯國畏俄之威則奉其姪兒姐省踢飛撕省之版圖盡折而入於俄統轄自彼得皇創爲開邊之議以來凡裏海黑海中間之地歷代俄皇視爲魚肉遂漸次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矣○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俄人之足跡始及於中亞細亞洲英人時正得印度西北之奈齊省俄人之言曰英既得尺得寸惟所欲爲俄國在亞洲中地之商務久必爲英所奪而阿富汗國北方如機窪如布哈喇一帶其機更間不容髮不可不愼爲之防俄廷遂發進兵歷沿於阿那河俄兵駸駸而南殊無從容不迫居於其地之民人本屬散而無紀又無士馬以禦之既見俄師紛紛駭竄俄兵更肆無忌憚惟意所之及進師開迷啞以侵土耳其之役英法土三國拒之見第俄師大敗而歸資用乏絕閒遊諸將無所

出然雄心未泯蓄息數年又思前進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先占春錢地方遂在機窪及布喀喇一帶沃壤循河而行凡戎馬所經之地悉蹴以爲俄有俄國名王古擦腭語於人曰俄國之占諸地良非得已今幸得告成功從此不必再進矣人多信之然俄師之南趨者仍未有窮期也先占他仮彊一地又占苦堪一地遂命機窪爲俄屬國布喀喇勢成孤立恐異日亦必爲俄屬矣○俄國自初次開邊以訖今日就成[illegible]之成而言往西而至歐洲計增英程八百里約合華程二千四百里往南而至地中海計增英程四百五十里往北而至瑞典國之都城計增英程三百里其往東南而開至亞洲也亦復廣有增益所得阿富汗國邑之地謂爲假道於是者多至英程一千里距英國所屬印度之地不過英程三百里耳每英程一里約合華程三里○法皇拿坡侖第一之敗也明於事勢者皆謂法權既削俄

俄一節尼古剌帝之時

齊將起隱憂之大其在於斯歟諸昔者歐洲之時局法國幾可操縱由我及俄人助各國以逐拿坡侖諸事大定歐洲各國君王始許俄羅斯列名於尊俎敦槃之會然上溯百年前歐人固從未齒及俄羅斯一字也豈料時異勢殊歐洲之大事至今幾惟俄皇為政而人盡斂手悚息莫敢誰何哉歐洲各國初見俄人自誇大熾及專恃勢而全昧理因相與議之曰我輩若以俄為不足畏而不亟為之防異日之歐洲必盡遭其荼毒議者皆謂為不謬且俄又恒自詡曰他國皆非我敵也又論及各國之制度如夫學校風俗之類亦恒矜惟俄獨尊非他國所望其項背云

俄人自大之氣歷四十年如一日俄之威權亦日增月盛然不曰國有樞衙曰皇有權俄人之尊敬俄皇皆不啻聖人復作是以尼古剌帝尊

年憑權藉勢之心益重國中之事舍尼古喇帝之外無一人敢妄參末議者皇又善怒若有偶拂其意者輕罷不肯容情即貴至極品之大臣亦不敢偶觸逆鱗以蹈不測之禍故當日官民上下人等但還皇威之所至如疾風之偃草無有不靡然仆者尼古喇帝之心又極不樂士學校深恐讀書之士子群聚於大書院與日或將起整頓朝政之心也假國亦有報館然措詞之間偶有一字涉於新章指爲美中不足者立拘其主筆之人下之於獄行見以一國之事無論爲教民爲養民悉由一人爲政他人皆不得與聞夫此一人者心地非不善也徒以識見太覺古拙遂疾視歐西之新法凡有欲多見博聞以舍舊而謀新者即遭尼古喇帝之憎惡尼古喇帝但願人杜門不出老死不知世務便爲盛世之良民所以亦嘗開築鐵路乃未及半途而輒止且明語人曰各國修

俄西師敗於此役要之時

皆教養訓可坐致太平者此朕心之所深感者也朕以爲卑政一端實治國之第一義故其生平惟務整軍經武俾俄國可永恃其權以成武震人寰之國○及至英法二國助土耳其以敵俄也俄國之人皆喜極欲狂皆謂俄皇之於軍務全地球中無有能敵之者巳歷四十年之久矣此四十年中俄國之大權既無一國敢與之抗今英法二國僅遣其餘兵以禦我是不啻以卵投石也於是俄人皆賦從軍之樂甚至婦人女子亦皆以爲必勝焉不料尼古喇帝臨戰竟甫決不但素日治軍之名盡一掃而空卽制其國人之大權既爲他國之所挫甚使不能俯順民心恐本國之民亦將有鶩而去之者矣

英法土三國既敗俄師俄民之心遂大變皆曰恪遵皇諭如聖人之訓者至是則不但不聽且共出言以斥之牽疵指瑕無所不至故昔日之

俄皇恃仗權勢以爲莫予敢侮者及至敗績而歸俄人皆知其權勢之有界限是以俄國之中皆謂皇之待我民也實太苛刻一倡百和俄之勢幾不可以終日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五年尼古喇帝薨俄民不但不知哀戚反謂俄之沉痾今後將漸有起色尼古喇帝古拙之法已成痼疾非死不除今則死矣我輩可安心矣且將有冀幸於萬一之想矣及至亞烈珊德帝第二即位盡改舊章國中之報館忽興凡國政之應興應革者迎琨玉琊大放厥詞俄廷毫不禁阻且許其諍言得失以廣有益於民之新法甚至與土耳其議和而後未司寇彼得羅堡新舊兩京中驟增報館七十家其稽察報館之御史亦知俄國實多有急宜改正之事故悉憑報館之議論或酌據之以入告報館各主筆既得歷朝未有之機會益倚采小民之疾苦兢兢指陳至於歐西諸善政尼古喇帝

第五節 農傭夫

在位不許報館涉及一字故各西國創治保邦之道格致之學並一切新工作之法俄人如在鼓中皆然不知惟其士子則私自講求多歷年所今幸報館大興遂又有專論各西學者皆謂俄國宜多立學校以教其民實爲當務之急苟不以教民爲先則民不知各國來往之事何者爲有益何者爲有損國勢斷無興盛之想也

俄羅斯之亟宜整頓者不徒學校已也其風俗之弊出於意外者甚多即以務農一業而論尤當加意整頓則農民庶免受終身之累然其弊伏於三百年之前中國明季初不知其積累而至於近世遂有農夫四千八百萬人以田業爲附骨之疽舉世莫能自拔何其酷與夫俄國之田掌於諸貴顯此亦與他國然惟昔謬其爲之耕種者中國目之爲佃戶去留任便絕無拘束乃俄例則不然佃戶既耕其田傳子傳孫不能離田

一日佃業主或因中落等事欲售其田凡居於田旁之佃戶即隨之而售於新主計論價值恒掛酌焉及至田易新主佃戶亦即認新田主爲新主人直與奴僕無異考俄之佃戶本不能視爲奴僕然與中國佃戶絕不相同依舊日之日隨大調當隨田耕種不許移居他處也又考雖與之種類本以游收爲生今年雖並行於甲地明年則就水草則乙丙丁諸地任意轉徙查無定在乃一或務農爲業則不能來去自由俄廷又定隨夫不准或離所業之佃農若張於當年耕種之外絕不敢務心於他務屆今日而論隨夫已廢然尚依然歷積重難返之勢佃戶若欲他往必先與田莊中年老之莊頭商議妥治始克遂身而去查泰西各國昔年亦曾有此陋習既而廢之惟俄國之農家盡祖爲利之所壟得雖以歷代之賢君哲后亦苦於措置之無從洎葛德玲皇后第二在位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欲去之而未果也皇后之孫愛烈珊德皇第一繼世一千八百一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欲竟葛德玲皇后之志依然未有就緒推原其故實皆緣甫經議及即與他國有戰爭之禍遂致無暇兼籌尼古剌士皇第一一千八百二十五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初即位即特簡大臣稚查

隨夫之苦不料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波蘭國戰事忽起又姑置之至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尼古喇士皇第一又憶及隨夫之事仍莫能決然釋放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第三次派人查辦是年忽值大祲實難措手於是心灰意懶終尼古喇士皇第一之世從未齒及然傳聞皇疾大漸之際遺命其太子曰釋放隨夫善政也朕未能行今以屬汝矣○亞烈珊德皇第二卽位舉國之隨夫日夕望恩待澤如大旱之盼雲霓亞烈珊德皇第二亦亟願速圖之故雖多田足殺之諸世家祇圖利己梗阻百端而皇心殊不以爲然踐阼之日宣諭諸世家曰朕欲竟先皇未竟之志以釋隨夫矣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八月間卽從業田之富家大族中選舉若干員俾之按照國家所定之大綱悉心參酌以訂細目前後凡三年之久彼此參爲詢議再四商酌期歸於至當不易

隨夫前分地之法

遂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九日特降諭旨將幾及五千萬之隨夫一槩開全行釋放凡昔日人田聯合之弊一掃而空（查此旨初降之際但釋放歸田主之隨夫二千二百萬人耳其皇家暨族之隨夫二千六百萬人俟與莊戶明將別降諭旨）俄國之有隨夫雖於自主之道多所不便然較之爲人奴僕似覺高出一籌故亦無黑奴之苦楚俄國皇室所執之田業大約三分之一自行管理或賃或栽給與於隨夫其三分之二則富家雖出資以購之而其地盡交於莊戶若而爲莊戶之業也者所謂莊戶者皆隨夫之流亞也其積富之家也即爲其主凡事必稟命而後行偶或開罪於主人翁即可予以刑責無敢違抗蓋富家購地之時必問有隨夫若干名同立券中即■然爲隨夫之新主其得而約束之也固宜若論隨夫之工作悉聽田主任意撥派雖各隨夫有可自相通融之處然別有一成規爲必不

可易者假如有隨夫若干人田主可挑選數人於耕種之外兼充其家中之傭工口伺候於其左右至挑選之所餘常年以禮拜計每一禮拜執役於主人之田者三日尚有三日可以自理其業其有不願終身埋没於田間者亦可出資若干以自贖其身凡自贖其身者類多遷居城市闢爲市井中人往往致富而爲鉅商甚至開設銀號或粑大店肆然仍須按時論季繳銀於舊戶而仍稱之爲主人不敢夜郎自大也○一村之地各家劃截以分種而視其人口之多寡以分田畝之廣狹截劃既定毋得更張俟閱九年再劃一次各村人無論遠出若干年終不致失其原地故雖年深月久水遠山遙及至一歸故鄉即可理其故業無有敢妄加阻止而與之爭論肥磽者○俄皇既降釋放隨夫之旨各隨夫皆得爲自主之人此大綱也其細目所開則又有兩面兼顧之一法

焉、其昔日之業為人下者、必須展限二年、仍為田主竭力耕種、而由田主酌給工食、以酬其勞、至業已自行贖身之人、亦須仍照舊例、每年繳銀一次於其故主、及至二年限滿、各隨夫始無拘無束（村莊之人即如隨天也）者、既邀釋放、其歷年所耕之地、即可撥令管業、惟仍須按照田價、繳銀於其故主、或以無力為辭、則任其照常耕種、而按年納田租於田主、（此即如中國之佃戶矣）又有無資納租者、則令其服役於田主之家、計日論値、以抵田租、誠可謂通融之至矣、惟村莊中人、既已居住有年、必須仍居舊地、不能竟為去留、致有田地荒蕪之患、若別有所事、萬不能留、則必先與其村衆熟商、衆以為可、始聽之、（俄之北境各村人亦有出資以購得自便二字者、）總之俄國鄉間之地、皆須合村中人公同奪定、斷無任聽一人為政之理、當其應繳國課、及應繳田主銀兩之時、皆由田

諸莊戶會集公議設催租索逋之人誰不分甲乙各花戶故俄之田地但分某村某莊不分某姓某名於是有偷喫嬾做者既已逋負山積反可消遙事外而衆人之勤於作苦儉於持家者反因一人之故累及公同賠補久而久之漸多不願盡力於本業而況又有更易田主之事奮力所費盡付東流則亦何必視他人之田如己產哉今通計俄羅斯村莊中人罕有溫飽且貧者何也村莊中之所有皆可移而爲我用也亦絕有忽焉發跡者何也同村中人既負人錢必將分而去之也至於各戶所分種之地又嫌其太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固曰爲事甚煩也而綜日外之故常有餘力消遣嬉遊況近年以來酒稅又改新章飲酒之人遂日見其增多莊農於作苦之餘無所事事又見酒帘高懸類多近在宮門是以沈湎於醉鄉者較諸隨夫未釋以前更覺人多於鄉俄國床俗

第七節 二曰刑律

中歲入之款其徵諸酒稅者幾抵正賦之半而官吏及教中之神甫反常以嗜酒之樂導愚人若以勸人節飲為言彼握權之大僚心殊不喜也農人既耽於麴櫱自日卽於懶惰其昔日之田主欲僱之以充工作然皆無奈而應之職此之故工作之人雖甚多所成之貨卻甚少或謂農田之所產較昔日為少者山村水郭間亦復指不勝屈矣

俄羅斯立國以來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正屆千載之期其新法已徧行於通國而讀書之士則以是年為再造元黃之歲有求俄皇許諸色人等各隨其意以奉教法國家絕不加以抑勒者有求俄皇許各報館主筆各貢其識以論國事國家毫不定以限制者更有素抱大志之人欲改俄羅斯君主之國為君民共主之國者皆言一國千秋宜有此改絃更張之舉夫使重視斯民之國當此時勢民之所欲君必從之不過畧分遲速耳而俄羅斯國則不然民心之向背何如國家全不過

問惟朝端執政之數大臣自於俄皇各行其志其能順民心與否亦惟大臣之意衆皆不得與聞○亞烈珊德皇之器識雖日不甚宏遠而其心實欲整頓制度以恵及小民於是爲安民起見特創新章略謂從前問刑衙門流弊至鉅一切案情作何治罪不定於公堂之上而定於私室之中遂至營私舞弊賄賂情託無所不至竟視兩造之行賄與否欲拘則拘欲釋則釋或輕罪而比重律或重罪而附輕刑種種舞文全恃孔方之力於是下僚末秩判定之案多有越控於上游者更有富家子弟以地方官爲不足畏一任其自定爰書旋即賫致重金再控之於府省立即靦然無累此蓋習以爲常幾可逃於人而不諱者也其身爲官吏者又多不學無術之徒夫刑之以國家所定之律例既多且亂即欲秉公辦理而於彼於此皆有所引正不知何適之從是以俄人之諺曰

天下之最不公者莫公門若也○愛列珊德皇忽得一嚴杜訟弊之法遂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九月間特頒詔書云自今以始國家簡派問刑官吏必以明白事理爲先兩造具備必鞫之於公庭旋即援律判斷其行賄以上控者禁之總之民有冤情始求伸於官府審究之權不在官而在律其有不秉公審斷者罪之又仿照西法以立陪審之員務使鐵案如山一字不可移易以杜上控之弊云云俄民捧誦之餘無不感激厥後俄廷所派之官吏皆能恪遵新制俄民益喜

昔日之俄羅斯不第國家不准有民主之權等而至於一省降而至於各府州縣皆不准民有公議政事之權國家一切政令皆由俄皇會同數大臣與夫大臣所選授之各官吏任情酌定其民心之能服與否皆不遑計其爲民者農夫則耕田鑿井不識不知商賈則貿遷有無徵貴

徵賦但就其本分之所及以旦夕營營而不息至於一國之大事一鄉一邑之小事自有君若臣總理兼攬之蚩蚩然毫不能干預〇及受烈珊德皇即位以來已非復從前之景況矣各省會中皆准民人公議機務各府州縣亦許設立地方公議局局中之董事由本境之富室及城鄉各人公同推舉以會議地方之庶務又由各局董公舉賢能送入省會以充總董各地方如修路造橋等事以及商務工務章程皆由公議局悉心妥議國家應徵之稅亦必下局使之分徵總繳惟各局董皆小心翼翼國家之大事不特不敢干預並且不敢議論俄廷顧意之而不知各董本自田間來心地不甚聰明即欲妄參末議亦且不中肯綮甚至公議局所辦之事亦未能有條不紊故民人之受其益者殊鮮而況俄之農人平日初不講求公事雖地方官殷殷誥誡皆茫然無所措

手其到局議事之際并其有益於本身者且不能侃侃而談何論他事於是志氣頽喪之甚反顧恐由在上者之主持不若歐西各國之人遇事精思冀益於己者并益於國也○愛烈珊德不但整頓各新政以冀有益於民已也凡入伍充當士卒者偶犯輕罪用新法以罰之不許各主將如昔日之妄加責打俄人之所崇奉者本基督教中之一門名曰希臘教素不准他教之分門別戶以與希臘教相參至是俄皇又下一令曰凡我民人祇期安分而已其心喜奉何等新教國家並不禁止至希臘教之充神甫者所讀之書較少於各西國之神甫教師俄皇乃又下一令俾希臘教中人整頓讀書之法又查尼古喇帝以至猛之政治俄國所有名人一併遣逐遠方至是悉命赦回國中重許開築鐵路以便往來溯昔年俄人之欲遠遊者必向國家請領路照乃領照之費每紙須

俄九部民少識字

繳英金八十鎊（合華銀二百四十兩）其貴莫比人遂皆不敢輕於跋涉至是悉從刪汰每領一路照不過酌繳紙費而止從此以後凡家道小康者皆可出門遊歷以廣識見總而言之俄皇所立之新制度務期有益於民其他非所計也○所可惜者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已滅之波蘭國畔俄而起俄廷恙無暇晷再講新制且國中求新之人竟欲助波蘭人分立而爲一國設想殊誤其餘上下人等則皆願竭力以保俄羅斯全境俾一合而永不分於是以絕大勢力掃平亂事彼求新者則遂爲俄人所鄙薄自此以後俄廷改制以除弊之事絕無而僅有矣

俄之農人相沿至今幾不知讀書爲何物約計五十人中曾入塾讀書者僅有一人而已（其西北分願省人最好文墨幾無有一不識字之人其學校遠勝於他省近來俄廷又有鼓勵行間之法凡兵丁之能識字者則有賞於是擐甲持戈之輩均於演武餘閒兼學識字）每年俄國之兵每百名中識字不過一名居

於城中之工匠能辨之無者亦復寥寥無幾大抵有財之家始令其子弟讀書耳愛烈珊德皇在位之時各報館恒言民不能識字謀生之計因之而拙窘可憐惘有識者亦皆以爲然於是各州縣及大市鎮始有民閒書塾乃行之未久又有人言凡游於鄉校者多議執政之短長官場中人聞而深惡之旋即嚴申立塾之禁若夫教會者本司教化民人之責者也故凡教會中之書塾不在禁例民間之欲識字者多改就焉國家知之因設一法俾神甫精通翰墨蘄其轉以教民然又有可惜者俄廷限禁教會之法至嚴極拙實不適於時宜凡學作神甫之人只令其勤讀道經概不許閱視日報其所謂道經者即希臘教留傳之古本也若有論及時事之新書亦不許私自誦習推原其故蓋謂教會每有議論國事之弊令使之潛心於古訓則無從注意於世情也吁虐矣之俄

教會一名希臘一名東天主教東西天主教之教規大不相同西天主教凡充神甫者不許娶妻生子與釋教無異東天主教則謂尚未娶妻者不准充神甫已娶而妻先死者亦不准充神甫乃又不准其續娶故業已充神甫之緣決不許分入寓請修名之曰修士終其身不許出廟

〇考俄國教化農人之事至今並無良法教會中之所教者頗多淺近而鄙陋儼然爲司教之神甫其才識之高出於農夫者實屬有限而且不明事理沉湎於酒凡種種惡習亦與農夫一鼻孔出氣故雖名爲司鐸實則既無學塾之名亦無師生之分誠不知其何以爲教矣

第十節 人數及治法

農夫所居之村莊大都支木爲棚絕無磚瓦一家中人僅有一大棚每至日暮任意席地而臥父子兄弟姑媳妯娌初無間架以爲區別俄之北境地氣又極寒冷日食諸多不便地中之所茁者亦無精鑿之品夫人至食用不敷豈有閒情以耽誦讀其下愚不移也勢也隨夫既釋之後田主即無禁錮之權亦無責打之事但若有不合富室之意者可由

富室交合村人公議其罪倘謂某甲某乙實應以鞭撻從事則即俯首忍受無可逃避村莊之人見一方中有一富戶依然尊而敬之一若恐其再有大權以壓已也者殊可憐憫惟其大可取者則在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國家若驅令入伍以禦敵多能奮不顧身大苦既所慣受大難亦所不避其膽量之人如此若其在家也則鬼狐之屬偶有傳聞已相率抱頭鼠竄豈敢好勇鬬狠以與人爭競哉〇俄羅斯之使人畏者在於地廣而民衆倘使其民益之以學問則以聰明濟其才力尤爲可畏然即使未嘗學問他國欲往攻之其內地之民皆能自爲防守斷難覆滅其國倘俄國欲用兵於外東方諸國實不能敵所當引以爲憂俄苟欲闢其西封則西方諸國之畏之者絕少也〇俄國之幅員北至北冰洋南訖地中海東暨太平洋西亦幾及於大西洋統計徧地球之陸地

爲俄所管轄者直古七分之一與之爲鄰若能無顧而忌之哉俄皇雖居彼得羅堡欲與西方諸國相聯絡然自其都城之東言之尚有華程二萬一千餘里也○俄之民人一百四兆丁口均散處於華程九千萬方里之中其大於歐羅巴全洲之地者直有兩倍或謂此一百四兆之民人若能團聚之於一處其强北不可思議○歐洲君主之國惟俄羅斯實一成而不知變一百四兆之民人如俄之一家悉聽家主之指揮不敢妄動俄皇之權勢無論定律無論命官無論立教旁人無敢干預總之俄皇之意見即成俄國之法律衆人無不當恪遵之或有別派新官遷調實官亦皆由俄皇爲政不必商之於他人皇之私財不能確知其數大約每年可得英金二百五十萬鎊俄皇倘偶然失檢或仗其勢力或見識不到致有過誤之舉受其害者不論貧富貴賤皆視如天災

之流行非人力所能強遏俄皇一旦謝世一切權勢及其歲入之欵盡歸其子之繼位而爲皇者

第十一節 兵制

俄皇之威權足令人聞而生畏者養兵多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俄皇又采普國之軍制下令於國中云凡俄羅斯人無一非俄羅斯兵男子年二十一歲至二十七歲必令入伍當兵六年期滿再充預備兵九年然後得以自便故其承平之世有兵七十五萬名有事之時可增至二百二十五萬名此大軍也又有馬兵十四萬名名曰可薩克哥可薩克十四萬人無事之日擇地耕種並不納賦亦無田租田中之所入皆歸自養若俄皇命之出征亦不需給以餉銀

第十二節 度支

俄國之糜於軍餉者每年多至英金四千萬鎊（約合華銀一百六十兆兩）糜於學校者不過三百萬鎊（約合華銀十二兆兩）是不及十分之一也國中文官之俸亦每年

費英金三百萬鎊教會中一年教化所需則須費英金一百七十五萬鎊約合華銀七兆兩其國家雜費所需年共英金一百四十五兆鎊核其歲入之數大致已可敷衍雖然近來六十年中揭借國債甚多俄欲先期歸還亦無不可統計國債之數當未與歐洲交戰以前已負英金三百六十兆鎊及與土耳其交戰之役約費英金二百三十兆鎊若使俄國圜法復其舊制則有大不止於是者其國債中國家所出空鈔票甚巨圜法既改此項鈔票已不腐其開列之數商賈當行使之時必須加以折扣貿易即大有窒礙商途既礙若使國家再填新鈔票以當國債必無樂於承受之人至欲求彌補之法則民間所納之糧賦業已繁重不可言倘不能再加剝削俄羅斯之地雖甚廣大但多屬官荒未經開墾其有昔年本可徵糧之地今亦漸成荒廢者而其徧國之官吏又皆以私

肥爲得計於是上下皆貧而中則飽矣○每年出口之貨其值英金八千五百萬鎊以麥葛麻及木植爲大宗入口貨價略多於出口大半皆西國織造諸物然較之歐洲他國通商之數實覺其絀已甚

第[illegible]

俄羅斯之地中蘊有無窮之物乃至今尚未動用其略見端倪者則探煤之地其廣袤已不讓於英之本境及考其每年掘得之煤不過英權三百八十萬墩古英國五十分之一耳俄地中亦有多金而取金之法太拙假使得有新法則俄之加富於今者竟不知其幾倍也其可耕之沃壤本甚寬廣而耕種之法亦苦其太拙至其貿易之法不能有一人爲之主欲其測算精籌策殊難異能總之俄羅斯必將大興於異日特欲去其古拙之法以振其興則抉非期月三年可期集事也

第十四節 鐵路

俄之鐵路俄皇已竭力以 開之矣然猶未也雖長至華程四萬八千里

共値英金二百兆鎊然工程既不見佳管理亦未合法而況俄国之地大莫與京僅此區區殊覺渺乎其小以英國而論每華程七十方里中即有鐵路合華程三長里又以美國而論每華程四百方里中亦有鐵路合華程三長里若夫俄國則須華程一千二百方里中始有華程三長里之鐵路於事誠何所濟故俄國中有無數膏腴之地所出上等之麥殺致無人向購其價之賤不止斗米三錢徒以無路之故不能出海亦不能運至大市集任其霉爛於田野之中豈不可惜所幸者俄廷已有屡築鐵路之意如加數河之畔富有煤礦遂議築鐵路入山以運煤又有鐵路一道欲往東關至西伯里亞松克圖黑龍江一帶又有一道欲開至亞洲中境之撒卡喇一帶但欲興此大工程必俟俄人能取信於人借集鉅欵然後始可蕆事也按西伯里亞大鐵路年來已漸次興辦俄之興基於是矣〇俄羅止開

第十五節
教化

闢新疆其大無比然未獲其利而反須籌欵以養之其治波蘭也在裏海黑海之間地名考靠司又治亞洲中境每年均虧累不貲吾知自此而後俄人若再有開疆拓土之心必不肯蹈猶獲石田之覆轍矣又考俄英二國皆有極大之屬地皆不得已而佔之仔肩日重大約此二國者各不願再加重擔以壓其肩矣英國經理印度大臣穆萊常云本爵觀俄國之意非欲再闢南境直至印度以佔人之地也但業已據而有之之地必隨設法代護遂有不得已而漸佔人地之舉與俄英之用心將無同

俄羅斯已合散處之游牧人不計其數教之耕種教之工作化而為國中有用之民於是若輩皆聚族而居視俄國之皇為其主惜其所教化之者殊未深也俄國之自教其民也但就其所已知已能者而教之本未能造乎其極但受其教者則已為良民矣俄人每至一地隸入版圖即申買奴畜婢之禁至其所執之法未免太嚴時或流於暴虐其意以

為非此不足以治民也且易一法而恐民之不服也然舉其大綱則凡經俄羅斯管轄之民無有不歡勝於前者按散都滿臨卜勒佛海而譯書者或作波羅的